

现代 女性

西蒙·德·波娃 著



XI-ANDAI-NÜXI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000135

C91
88-65

X | 现
D | 代
N | 女
X | 性

现 代 女 性

西蒙·德·波娃 著

郝马 雨文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2 插页 247 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 500

ISBN 7—5354—0186—4

K·10 定价：3.55元

说 明

西蒙·德·波娃(Simène de Beauvoir),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已经不再是个陌生的名字了,她的重要著作《第二性——女人》曾经引起了我国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现代女性》(《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是西蒙·德·波娃的回忆录的第一卷,它和作者另外三卷回忆录——《年富力强》、《大势所趋》和《归根结底》分别向读者展现了作者非凡一生的四个阶段。它们相继出版以后,不仅在法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也在世界各国获得极高的评价,读者,甚至包括不同意她观点的读者,都无不为她坦诚的自我剖析、执着的理想追求、深沉的哲学思辩和勇敢的社会批判精神所吸引。

西蒙·德·波娃1908年出生于巴黎,从小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但也从小就具备反叛的思想。在大学期间,她与在巴黎高师学习的萨特相识,深为萨特的学识所折服,不久便与萨特结成终生伴侣,对萨特的思想、哲学体系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她本人也在思想界和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曾获得龚古尔文学奖。1956年,她和萨特一起来我国访问,两年后她写了游记《长征》,赞扬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1986年4月,她在度过了七十八个春秋之后与世长辞。

《现代女性》出版于1958年,它是作者人生第一个二十年的自白,以作者出生为开端,以作者和萨特相识作为终结。

在本书中，作者以大胆、诚实和严肃的笔触描写了一个聪明少女的热情、不屈的灵魂和对幸福不懈的追求。如果说《第二性——女人》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和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那么，本书则反映了作者对当代妇女解放的最热情、最有勇气的亲身体验。作者在她人生的第一个二十年中，既有童年的梦幻，又有青春期的骚动，既有友谊和爱情，又有孤独和苦闷；更重要的是，在这二十年中，作者在十字架的光环笼罩下成为了无神论者，在温馨的传统天伦之乐中萌发了叛逆思想。由于西蒙·德·波娃是杰出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所以在她的回忆录中栩栩如生的描写和深邃严肃的思考浑然一体，从而使她的四卷回忆录具有文学和哲学的双重价值，相信读过卢梭《忏悔录》的读者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为了让我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西蒙·德·波娃这位“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女作家”（法国总统密特朗语）的非凡一生，我们翻译了本书。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心理，我们对本书划分了章节，并添加了各部和章节的标题；同时对一些过于冗长的段落作了必要的删节，使之尽可能地符合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至于如何评价作者的思想体系，我们相信读者是完全能够用正确的观点作出自己的结论的。

目 录

说 明.....	1
----------	---

第一部 上帝·温馨

第一章 白色不一定是白色的.....	3
第二章 恶终于降临了.....	18
第三章 神圣和智慧不是同一层次.....	28
第四章 宇宙的生命有一个开端.....	45
第五章 上帝在天国看着我.....	59
第六章 流露无遗的世界里隐匿着另外一些内容.....	78

第二部 青春·否定

第七章 真正的敌人是母亲.....	95
第八章 当我发现修女是愚蠢的时候.....	110
第九章 没有一个人是上帝的化身.....	124
第十章 你是为了成为英雄的伴侣而生的.....	140
第十一章 宇宙的座标开始动摇.....	155

第三部 崇拜·迷惑

第十二章 人类始终拥有共同的分母.....	173
-----------------------	-----

2009/11

第十三章	我将永远是孤独的.....	191
第十四章	任何崇拜都可能是一种欺骗.....	202
第十五章	接受或者拒绝幸福同样令人沮丧.....	227
第十六章	我的孤独显示了我的优越.....	241
第十七章	宇宙似乎浓缩成了一个幻觉游戏.....	254
第十八章	我所喜欢的东西彼此之间并不喜欢.....	270

第四部 爱情·价值

第十九章	我的生活应该有眼泪.....	291
第二十章	比其他人更炽烈地燃烧自己.....	309
第二十一章	到世界的另一端去.....	322
第二十二章	他真正体现了我十五岁时的理想.....	341
第二十三章	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废物的.....	352

第 一 部

上帝 · 温馨

第一章 白色不一定是白色的

我于1908年1月9日早上4点钟在一间放着白色家俱的房间中出生，这间房面对着拉斯帕尔大道。在我出生后第二年夏天所拍摄的家庭照片中，有一位穿着白色衬衣、戴着鸵鸟羽毛帽的青年妇女和一位头戴巴拿马大草帽的青年男子，他们是我的母亲和父亲；照片中他们对着还是婴儿的我微笑；我的祖父、叔叔阿姨也在其中。当时我父亲30岁，母亲21岁，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把相簿翻到另一页，可以发现母亲手中也抱着一个婴儿，但她已经不是我了，而是我那刚刚出身的妹妹。我那时已两岁半，在照片中穿着一条褶裙，戴着一顶软帽，而且显得有点嫉妒的模样，但我相信那种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为自己是姐姐而庆幸，我觉得我当时戴着头巾、篮子里还放着饼干和一瓶牛奶的样子，比局限在摇篮内的新生儿有趣得多。当时我已能感觉到我有个小妹妹，而她却无法感知我的存在。

关于出生后几年的岁月，我只保存着些微模糊的印象，只依稀记得一些红色、黑色和热的物体。我们住的公寓是漆成红色的，室内铺着地毯，饭厅中的家俱是亨利二世时代的。父亲书房里挂着红色天鹅绒窗帘，摆着一些令人肃然起

敬的黑梨木家俱。我常常在他书桌下的空档里缩成一团，那地方又暗又热，而红色的地毯更是常常刺痛我的眼睛。我的童年就在这种状况下度过。我观察、摸索着，在黑暗的掩护下认识了世界。

路易丝给了我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她早上替我穿衣服，晚上给我换衣服，并且和我睡着同一个房间。那时她还年轻，长得不美，也没有神秘感，所以我相信，她的存在无非是为了监护我们姐妹两。她从不提高嗓门大声说话，也从不无缘无故地责骂我。当我在卢森堡公园玩耍，或者抚慰着圣诞节夜晚从天空中随一个装着行装的箱子一起掉下来的布娃娃时，总觉得路易丝宁谧的目光正保护着我。夜晚来临时，她会坐在我的身边，指着图画给我讲故事。我实在很需要她，她就象脚下的泥土那样自然。

当然感觉上比路易丝更遥远、也更任性的母亲，也给了我不少情爱。我常坐在她的膝盖上，向着她那散发着柔柔香味的手臂和脸颊，献上无数的亲吻。晚上，她有时会到我的床边。当她穿上绣着淡淡紫色花的绿色长裙、或闪闪发亮的黑色长裙时，美得真象肖像一般。她生气时，会向我瞪眼，我一直很害怕会使她的脸变丑的暴风雨或闪电；我需要她的微笑。

至于我的父亲，我很少看到他。他每天一早便要上法院，手臂里总是挟着公文包，里面总放着一些不可触摸而人们称之为文件的东西。他没有蓄胡须的习惯，蔚蓝色的眼睛常带着愉快的神色。晚上当他回来时，会献给妈妈一束紫罗兰，然后便互相亲吻、微笑。爸爸也常跟我笑，也教我唱唱歌，象“这是一辆灰色的汽车……”或“她有一条木腿”、“我吃

惊地发现他在我鼻子上捡钱币”之类的歌。他有时也和我玩乐，在这种时候，我很高兴；但他在我生命中并没有扮演过一个定型的角色。

抚育我的是路易丝和我母亲。她们的工作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这世界透过我的嘴唇比透过我的眼睛、双手更亲密地接近我，我无法接受世界上的一切。乏味的奶酪、麦片粥、面包汤，使我厌恶得流泪；油脂和流着神秘液体的贝壳都常常引起我的反抗、呜咽、叫喊，甚至呕吐，我的厌恶感是这样的顽强，竟使人们生怕去讨论。另一方面，我还努力地去利用这婴孩时期的特权。对我来说，美丽、奢华、幸福都是一种自我消耗。我走到食品店橱窗面前时，水果蜜饯的闪闪光泽、糕点的深色光泽和带有微微酸味的多彩糖果都使我惊讶、迷惑。我对绿、红、桔黄、紫等色彩有极深的爱好，因为它们给我带来愉悦。我对一件事物的仰慕常常幸运地变为一种乐趣。母亲常在灰石臼里把杏仁捣碎，把粗粉混在黄色的奶酪里，这时，糖果的粉红色便会巧妙地消失，而我会把汤匙浸在晚霞般的色泽中。晚上，我时常在父母会客的沙龙里，看着水晶吊灯的光辉映在镜子中的情景。一天，妈妈坐在钢琴面前，一位年轻的太太在拉小提琴，而一位表哥则拉大提琴。带有硬壳的水果糖在我的牙齿间咯咯作响，果汁中的黑莓和凤梨的味道在嘴里渗润；我拥有一切的色彩、火焰、麻纱披肩、钻石花边，也拥有一切的庆典。那传说中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从来没有吸引过我，我只羡慕塔蒂夫人用圆形的点心制作的卧室。假如我们的生命所寄托的是一个可以食用的世界，那么我们将受到何等的影响！如果我一旦长成大人，我要嚼着开花的杏树，咬着红色的杏仁糖。

矗立在纽约空中的霓虹灯招牌，活象个巨大的蜜钱，这些想法使我产生一种挫折感。

吃，不仅是探险或征服，而且是我生活中最严肃的一项：“为妈妈吃一口，为外祖母吃一口……假如你不吃的话，你会长不大的。”大人们常把我拉到走廊的墙上，比较着以前所作的身高记号。如果我长高了二厘米或三厘米，他们便会向我祝贺，这时我会感到很骄傲，然而有时候我也感到害怕。阳光洒在上过蜡的拼花地板和白色的家俱上，我看着母亲的安乐椅想，“我再也不能坐到妈妈的膝上了。”突然之间，不可知的未来就要把我变成另一个我，而那一个我将不再是现在的我。我预感到所有的束缚，自我否定自我放弃和无数次的死亡和容貌改变。“为祖父吃一口……”我依然继续吃着，我对自身的成长深为骄傲，我不期待永远是个婴儿。我必须经过强烈冲突，以便仔细回想路易丝讲夏洛蒂故事的情景：一天早晨，夏洛蒂发现她床边的椅子上，有一个用粉红色糕点制成的、几乎和她身体一般大小的巨蛋，它既具有摇篮的功能，又可以吃。由于放弃了其他食物，夏洛蒂身躯逐渐缩小，最后变得极为细小。她险些沉溺在锅子中，当厨师无意中把她扔到垃圾筒里后，老鼠又把她带走。人们把她救起时，她显得惊慌失色，极度后悔。这以后，夏洛蒂贪婪地大吃，以致身体胀得象气球一样。不久，她妈妈便带着一个肿胀的怪物去看医生。我带着明智的羡慕思索医生规定的食谱：一杯巧克力、一个煮蛋、一块猪排。夏洛蒂恢复到她原来的体形，我也从那个将胎儿变成妇女的奇遇故事中，安然无恙地醒悟过来。我继续长大，我也知道我被判定在放逐的状态中，我要在自我身上寻求拯救之道。早晨，路易丝为我

梳理头发，我很满意在镜中看到自己布满了圈圈头发的脸。人们对我说，黑发碧眼不是常见的现象，我自然高兴，也寻求去取悦别人；父母亲的朋友在这方面更是助长了我的自负，他们礼貌地取悦我、赞美我。我常常抓着女宾客的裘皮大衣摩挲，我更尊敬男士们、尤其是他们的胡子、烟味、深沉的声音和他们把我举过头顶的手臂。我特别注意引起他们的兴趣；我时常装模作样，到处乱动，窥听着把我从深渊中拯救出来而生存于成人世界中的字句。有天晚上，我在父亲的朋友面前，顽固地拒绝一盘煮熟的色拉；而他的朋友德朗德尔先生在看到一张暑假中收到的风景明信片后，便认真地问道：“西蒙喜欢吃煮熟的色拉吗？”在我的眼中，字体比语言更有力量，字体使我狂喜。当我们再度在圣母教堂前面遇到他时，我预谋了巧妙的捉弄把戏，我试着引起他回忆，但是他没有反应。那时我失望地发现光荣是多么短暂易逝。

这种失望通常并不在我身上发生。在家里，经常为了一件小事引起很大反应，大人们都很乐意听取我的意见，重复我的话题。我的庞大家族的长辈足以保证我的重要性，此外，有一群超自然的人们用请求的目光注意着我。从我学会走路后，母亲便常常带我上教堂，她告诉我墙上的蜡像、石膏像、耶稣像、上帝、圣母，和一个象路易丝一样服侍我的天使。我的头顶上布满了无数充满善意的眼睛。

妈妈和姨妈都十分忙碌地照料我。我喜欢一头银发的外祖母是因为她年纪大；我喜欢莉莉姨妈是因为她年轻，她象小孩一样和她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她比一般大人更容易亲近。外祖父也常常叫我在他脚下玩耍，但是他粗声粗气的，有时使人难以分辨他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在骂人。每逢

星期四，我便在他们家吃午饭，外祖母总是用肉馅饼、奶酪、白兰地这样一些美食填饱我的肚子。午饭后，外祖父在雕花的安乐椅上打瞌睡。我就在桌下玩着不发声的游戏，外祖母喜欢和我玩骨牌、纸牌或木牌。但是我在餐厅里常常有种窒息感，因为餐厅象古玩店似的，墙上摆满了挂毯、瓷盆和色彩鲜丽的画，独脚圆桌上铺着长毛绒花边台布；我为那颗种在铜盆里的叶兰天地之小而感到难过。

莉莉姨妈常带我出去玩，最高兴的便是去看赛马。我和她相处得很融洽，我们曾经在上马恩河流域的夏托维兰住过一阵。那时我们是在外祖母的姐姐家中作客，而这段日子也成了我记忆中最渺远而有趣的一部分。由于丈夫和女儿的早逝，老姨婆爱丽丝显得苍老而孤独，她住在一个街道狭窄，房子低矮的小镇里，整个城镇很象我曾在图画中看到的，不过爱丽丝的房子十分宽敞，四周都是花园。在爱丽丝姨婆的花园里，我喜欢那些修剪得很整齐的水松、散发着烛香的黄杨和凉亭里的石桌石凳。记得一个早晨，爱丽丝姨婆焦躁地责怪我偷摘了花园里的花，还告诉我这种行为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可是我并没有摘花，而是有一朵花落到了地上，于是我发出抗议。爱丽丝姨婆完全不相信我，幸亏莉莉姨妈强烈地为我辩护，她是我父母的代表，我唯一的律师，我觉得脸上布满老年斑的爱丽丝姨婆，属于迫害小孩的坏天使之流。我满意自己加入了反对错误和不公正判决的行列。回到巴黎时，父母亲和外祖父母都愤慨地站在我的一边，而我也品尝到了美德的胜利。

受保护，被宠爱，被无数新奇事物娱乐着的我，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女孩，但有时又发脾气在地上打滚，摔得全身青

紫，抽动不已。记得三岁半时，我们在一家大旅馆的凉台上吃午饭，有人给了我一个红李子，我拿着就剥皮，当母亲说不要剥皮时，我就躺倒在水泥地上大嚷大叫；当路易丝把正在布西科广场玩泥巴的我拉回家时，我便沿着整条拉斯帕尔大道哭个不停。那时候，妈妈的含怒眼光、路易丝严厉的声音、爸爸特别的干涉，对我似乎都没有明显的作用。我大声叫嚷，以致在卢森堡公园里的游人还以为我是被虐待的孩子。“小可怜！”一位太太掏出一把糖果给我，我却踢了她一脚以示拒绝。这件事不久便有许多人都知道了。一位太太在《模范娃娃》中叙述了这个小插曲，我当时和父母亲一起分享了对于印着字体而能激发灵感的纸张——书的敬意，也透过路易丝给我朗读的故事，感觉到自己就如同故事中的人物。然而，她的文章却使我感到不安，“可怜的路易丝经常为她的绵羊哭泣。”这位太太这样写道。路易丝从来没有哭过，也没有绵羊，喜欢我倒真的，人们怎能把一个小女孩比成绵羊呢？那一天我意识到文字和事实之间似乎只存在不确定的关系。

我经常自问自己生气的理由和意义，我相信一方面是由于激奋的活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从来没有完全拒绝的极端主义，它们使我的愤怒得以渲泄，使我的贪婪成为魔力。我无法冷漠地接受那使我由圆满趋向虚无，幸福变成恐怖的堕落；如果我把这种堕落视为天命，那我就忍耐顺从——我从来没有抗拒过任何事情，但是我拒绝退让到一种无法捉摸的力量——文字里去。使我激动而又为人漫不经心发出的句字：“必须……不应该……。”瞬息间搅扰了我的意愿和喜悦。我讨厌武断的命令和反复无常的禁忌。我昨天剥了一个桃

子，为什么不可以剥这个李子？为什么我必须停止游戏？我到处受到限制，从来没有遇到需要。许多命令犹如石头严酷而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从中隐约瞥见了令人眩晕的虚无，最后只有哭喊着淹没在那虚无的深渊之中。我脚下的大地晃动着，身体的重量抗拒着虐待我的空气威力。当大人们捉住我，把我关进堆放杂物的暗室时，我就用四肢靠住真正的墙壁对抗那无法捉弄的意志，我知道这种挣扎终究枉然；母亲可以夺走我手里滴着红汁的李子，路易丝可以没收我的铲子和模型，虽然我被制服了，但是并没有投降。我的挣扎，使我泪水模糊的双眼，打断了时间，抹灭了空间，同时也破坏了我的欲望和分离我的障碍。当我沉没在无谓的夜晚中时，我感到有一种万物俱灭、唯我独存的感觉，但是这种独存的感觉只能爆发出扯裂黑暗的嘶叫。

大人们不时嘲弄我的意愿，而我也觉得自己成了他们意识的牺牲品。他们的意识有时象一面温柔的镜子，有时却有改变我命运的权利。他们可以把我变成动物或其他东西。“这个小东西的大腿真美！”一位太太一边说一边靠近我，想要抚摸我。假如我敢说：“这位太太多笨啊！她把我当成小狗”，那么一说完我就可以跑掉，可是三岁的我，还不具备对抗这种过份虔诚的声音和贪吃鬼的微笑的能力，我除了爬在地上学狗叫外，毫无办法。不久，我学会了一些夸耀，我也提高了自己的要求。谁把我当成婴儿就等于伤害了我。我并不低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我曾经在圣·絮尔皮斯广场和不太知道怎么对我说话的玛格丽特太太一起散步，我自问道：“我在她心目中象个什么？”我证实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因为我认识了自己的良知，而她却完全忽略了它，只看到我